

■ 曲径通幽

鞭炮和“花花集”

□ 曲征

童年犹如一条浅浅的河流，缓缓流淌，河床上留下过许多美好的回忆，鞭炮就成了深深地刻在河床上的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处供销社属下的代销点，人们日常需要的东西都要到那里购买，鞭炮也不例外。那时，代销点里的小鞭炮细细的，红红的，可以拿住鞭炮尾部举在空中燃放。一挂只有一百响。孩子们买不起成挂的鞭炮，只能买几个来燃放，一分钱两个。

那时家里穷，家长不会轻易给钱，小伙伴们只好夏天逮蝎子、秋天刨草药，卖钱之后攒起来，过年时买鞭炮玩。童年的冬天似乎天天下雪，将小鞭炮塞进雪里燃放，炸开雪团的同时，也落下一地红红的纸屑。白与红结合在一起，分外耀眼。除了炸雪，也有将鞭炮燃着之后

扔进水里的，“砰”的一声炸起水花，同样富有乐趣。男孩子们比较调皮，经常搞点恶作剧，比如炸牛粪或者将鞭炮绑在鸡、狗的尾巴上，炸响之后，吓它们一跳。那时的鞭炮，捻子燃得较慢，威力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少听说有鞭炮伤人事件发生。

有一年，父母大发善心，年前买了一挂鞭炮放在家中，成了我爱不释手的宝贝。一次母亲出门挑水，我一边用手不断抚摸我的宝贝，一边在炉子跟前玩火，突然间鞭炮们噼里啪啦响起来，我一时惊呆，赶忙跑着去找母亲，母亲一边吭哧吭哧挑着水桶一边说，燃了就燃了，不过今年就不再买炮仗了。我知道理亏，只好连连称是。

那时候，孩子们总喜欢年前到亲戚家串门，尤其是喜欢到富裕一点的亲戚家。亲戚一高兴，说不定就会给一挂鞭炮，那会让人兴奋得手足无措。

第一次见到大鞭炮是后来

在我村的“花花集”上。我村每年只赶一次集，时间是腊月廿七，被称为“花花集”。记得当时来了一个贩卖鞭炮的年轻人，用自行车带着一个大箱子，箱子里全是大鞭炮，一挂20响。年轻人没经验，面对一时间围上来的购买者，有些惊慌失措，于是一些浑水摸鱼者开始偷他的鞭炮。混乱中，哥哥也偷偷递出一挂鞭炮给我，我夺过来便往家里狂奔。回到家，心急的我先破开纸包解出一个鞭炮拿在手中，又燃起一根“滴滴金儿”(用火药、彩纸卷成的细捻儿，捻中的火药会刺啦刺啦地燃烧)，到集上继续转悠，想不到的是，滴滴金儿碰到了另只手上的那个鞭炮，“砰”的一声炸响!钻心的痛，五个手指被炸得不能动弹，一天之后，才慢慢痊愈。“这就是偷东西的报应吧?”我悄悄地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集市贸易迅速膨胀，鞭炮品种开始增多，烟花爆竹

逐渐成为年集上的一大景观。一到年集，许多卖鞭炮的各自站在自己的摊位上，用长长的杆子挑起一挂鞭炮，然后一边吆喝一边引燃挂在杆子上的鞭炮，谁吆喝得厉害，谁的鞭炮响亮，谁的鞭炮卖得就快。所以卖鞭炮的就像唱对台戏，互不示弱，都拼命夸赞自己的鞭炮如何响。“买炮仗买响的，娶媳妇娶养的(会生孩子的)!”“咱不吹，咱不嚷，咱叫炮仗响一响!”……鞭炮响后，围观的一片叫好，男孩子们则赶紧跑到燃鞭炮的地方，睁大两眼，仔细寻找没有炸响的鞭炮，要是运气好，会找到几个没响且还有捻子的鞭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鞭炮种类规格更加齐全，摔爆仗(一摔就响)、划爆仗(一划就响)、拽爆仗(两头带线，一拽就响)、二踢脚、窜天猴儿应运而生，鞭炮的近亲烟花也是种类爆棚，年集上，满眼都是烟花爆竹。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将欢快的

心情寄托在鞭炮上，过年时燃放烟花爆竹也成为人们重要的节日活动。那时的故乡，家家户户都买许多鞭炮，除夕夜鞭炮声不绝于耳。

随着时代发展，如今，可供人们娱乐的项目越来越多，鞭炮已经无法抓住人们的心思。尤其是，燃放鞭炮会污染大气环境，增加雾霾程度，在目前大气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之下，故乡人自觉地响应地方政府的倡议，过年时购置的鞭炮逐年减少。再加上许多鞭炮商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不再做鞭炮生意而转行做其他买卖，所以鞭炮摊位也越来越少。如今的故乡，过年时基本上听不到鞭炮声了。

鞭炮，由珍稀之物，到繁盛之物，到边缘之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一部记载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纪录片，更是人们践行“关注环保，从我做起”的具体体现。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颂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ircq@163.com。

孝堂山十尊石佛的前世今生



令人震撼的十尊石佛。



石佛下莲座上的题记文字。

□文/片 赵福平

孝堂山，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境内，建于山顶之上的汉石室是我国最古老的房屋建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前些日子，笔者和著名摄影家曹建民先生到这里采风时发现，孝堂山上整个汉石室院落变得整洁漂亮了。让人感到特别惊喜的是，在院落西边下沉的空间内，竟然出现了十尊石佛。

这十尊石佛南北一字排开，位西面东，整齐地站立在文保部门为其搭建的棚子内，一眼看上去令人感到新奇和震撼。所有的佛像雕刻精美，但粗细不一，高矮不同，最高的有2.16米，最矮的约2.03米。有的面带微笑，有的诙谐风趣，有的平静端庄。而手臂的姿态更是千差万别，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手托器物，有的手心向前，有的两手相挽，全然不像我们平

时见到的佛像双腿盘坐表情单一一样。所有的石像均为整身，站立在莲花底座上。

石像全披袈裟，但艺术造型较为呆板、臃肿，面部多样的神态好似不是佛像，而像生活中的人们一样，普通而又平常，有的脑袋竟然扭向了一侧，还有的竟然出现了驼背和歪脖，但所有佛像的耳朵基本类似，都是长耳阔耳。

在四尊石佛下部莲座的中间位置刻有题记文字，面积约有两三个巴掌大小。其中一方记有“长清县第二乡下巴店董七婆施力一贯、管大婆施力五百文、王小三郎施力五百文、陈大翁施力一百文”等记载，另一方题记刻有长清县第二乡下巴店开生热药铺的人员施力佛像一尊的记载，时间为“承安五年八月”。另外两方题记的年代为“大安元年”的十月和十一月。

综合四方题记的文字信息分析，大安元年为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的年号，也就是公元1209年，承安五年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也就是公元1200

年，几尊佛像的雕刻时间相差9年之多，十尊佛像的雕刻制作时段相互间隔的就可能更长。从题记内容及所有佛像的外观来看，这些石像应为人们对救命疗伤古代医生的颂扬依托，也可理解为一种“药佛”文化，甚至说这些石佛就是当时古代医生具体形象的真实再现。

那这些制作于金代已有800多年历史的石佛像是从哪儿来的呢？

位于孝里镇下巴办事处的高庄村原先有座十佛殿，殿中供奉的就是上述十尊石佛。上世纪60年代“文革”中，十佛被砸，佛殿被拆，佛像被埋入地下，而在殿址原处盖起了大队部也就是后来的村委会。2002年，大峰山风景区的管理方得知这一讯息后，便同村里一起把这十尊石佛挖了出来，运往大峰山风景区，安放在一块空地上，让游客观赏。景区的这一做法虽然可以使人人们了解认识当地的历史文化，但出土的佛像任由日晒雨淋，不能很好地得到保护却也是实际情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长清区文物局按照有关文物保护的要求，将十尊石佛运入城区的大成殿内存放起来。

考虑到“属地处置”的惯例，文保部门于2015年在孝堂山院西位置，修建起专用敞篷，把拦腰砸断及部分损毁较重的佛像进行粘合修复，配上精美的大理石底座后，这十尊石佛像就比较完整地伫立在游客眼前。

据长清区文物局专门负责文物保护工作的韩特先生介绍，孝堂山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处石质文物博物馆。除汉石室及十尊石佛外，全区别处没法就地保护的不少石质古代艺术品也陆续汇聚到这里，之所以有这样的初衷，主要是让广大市民更好地分享长清区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精美的艺术。



齐鲁长清
微信二维码

雪来也

□陈莹

朔风顺着山坡的滑梯呼啸而下
卷扬起北国悠长的冬天气
雪花儿伸展六角羽翼
舞着优雅的华尔兹旋转
魔术师演变天女散花
白茫茫撒满无垠的田园

我站在空旷的天地间
屏息仰面
粉蝶般轻盈的精灵
扑打因热血沸腾而涨红的脸

我的生命在接受冷静而圣洁的洗礼
灵魂在清清凉凉的世界里震颤

也许同一片雪花
曾飘落在百万年前的昆仑山

游弋于千里遥远的帕米尔高原
也许同一滴琼浆
曾擦拭过成吉思汗的弓箭
浸润过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幽怨

几经消融与升华
而今复降于我袒露着真诚的额头
缱绻温暖如故乡的炊烟
甚至飘进干涩却不失神的双眼

化作感恩的泪花烁烁闪闪

我像刚学步的孩子在雪地上行走
积雪软如地毯柔如绸缎
脚印虽浅却十分坚实
纯净清晰似透明的肝胆
我的诗情呵
如冰灯中摇曳的烛光
灼热眩目生机盎然

雪以冰冷的方式拥抱自然
却给我的心灵送来棉絮般的温暖
我直面前方不敢慵懶
抖一抖雪尘走向春天